



记 鼎 花

香港 金 庸 著

第三集

飞雪连天射白鹿
笑书神侠倚碧鸳

——金庸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

不一日，海船到达秦皇岛，弃船登岸，到了北京，

韦小宝道，“我要想法子混进皇宫去，可不知哪一天力能高
手，大伙儿须得找个安身之所。”当下陆高轩去租了一所住宅，是
在宣武门头发胡同，甚是清静，一行人搬了进去。

安顿已毕，韦小宝独自出来，到甜水井胡同天地会的落脚处
去看，见住客已换了个茶叶商，打着会中切口问了几句，那人
瞠目不知，显是会中已搬了地址。再踱去天桥，心想八臂猿猴徐
天川就算也给逼着入了神龙教，不在天桥，会中其余兄弟高彦
超、樊纲、钱老本等或许可以撞上。哪知在天桥来回踱了几转，竟
见不到一个。

当下来到西直门上次来京住过的客店，取出三两银子，抛在
柜上，说要一间上房。掌柜见他出手阔绰，招呼得十分恭敬。韦小
宝又取五钱银子，塞进店小二手里，仍要上次住的那间天字第三
号上房，碰巧这房并无住客，店小二算是白赚了五钱银子。韦小
宝喝了杯茶，躺在炕上闭目养神，听得四下无声，拔出匕首，撬开
墙洞，顺治皇帝交给他的那部经书好端端的便在洞里。他打开油
布，检视无误，将砖块塞回墙洞。胖头陀已成自己下属，不必再叫
侍卫来护送经书，于是把经书揣入怀中，径向禁城走去。

走到宫外，守门侍卫见一个少年穿着平民服色，直向宫门走

来，喝道：“小家伙，干什么的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么？我是宫里的桂公公。”那侍卫向他仔细一看，认了出来，果真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桂公公，忙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穿了这身衣服，嘻嘻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皇上差我去办一件要紧事，赶着回来换衣服了。”那侍卫道：“是，是。桂公公红光满面，这趟手得很，皇上定有大大赏赐。”

回到自己住处，换了太监服色，将经书用块旧布包起来，进内书房来见皇帝。

韦小宝得小桂子求见，喜道：“快进来，快进来。”韦小宝快步走近，只见康熙站在内书房门口，喜孜孜的道：“他妈的，小桂子，快给我滚进来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”这“他妈的”三字，他只在韦小宝面前才说，已憋得甚久。

韦小宝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恭喜皇上，天大之喜！”

康熙一听，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世，心头一阵激荡，身子晃了几下，伸手扶住门框，说道：“进来慢慢的说。”胸口一酸，险些掉下泪来。

韦小宝走进内书房，回身将房门关了，上了门闩，在四周书架后巡了一趟，不见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监，才低声说道：“皇上，我在五台山上见到了老皇爷。”

康熙紧紧抓住他手，颤声道：“父皇……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？他……他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于是将在清凉寺中如何会见老皇爷，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图加害，自己如何奋勇救护，拚命保驾，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罗汉援手等情一一说了。这件事本已十分惊险，在他口中说来，另行加多了三分，自己的忠心英勇，那更是足尺加五。只听得康熙手中捏了把汗，连说：“好险，好险！”又道：“咱们即刻派一千名护卫上山，加意卫护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老皇爷多半不愿意。”于是又将顺治的言语——转述。

康熙听父亲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会，又赞自己：“他是好皇帝，先想到朝廷大事，可不像我……”这几句话，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！”

韦小宝待他哭了一会，取出经书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老皇爷要我对你说：‘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，能给中原百姓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，那么咱们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。’老皇爷又要我对你说：‘要天下太平，‘永不加赋’四字，务须牢牢紧记。他能做到这四字，便是对我好，我便心中欢喜。’”

康熙怔怔听着，眼泪扑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，双手^将发抖，接了过去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翻了开来，第一页写着“永不加赋”四个大字，笔致圆柔，果是父亲的亲笔，呜咽道：“父皇训示，孩儿决不敢忘。”

他定了定神，细细询问顺治身子是否安康，现下相貌如何，在清凉寺中是否清苦之极。韦小宝一一据实禀告。康熙一阵伤心，又大哭起来。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：“他妈的，我也陪他大哭一场，他给我的赏赐一定又多了许多，反正眼泪又不用钱买。”说哭便哭，抽噎了几下，眼泪长流，呜呜咽咽的哭得凄惨之极。康熙虽然悲痛难忍，哭泣出声，但自念不可太失身分，因此不住强自抑制。韦小宝却有意做作，竟然号啕大哭。这件本事，他当年在扬州之时，便已十分拿手，母亲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，他已哭得惊天动地，而且并非干号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泪水滚滚而下，旁人决计难辨真伪。

康熙哭了一会，收泪问道：“我想念父皇，因而哭泣，你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，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见你哭得伤心，又想

起老皇爷温和慈爱，对我连声称赞，说我不顾性命的保驾，很喜欢我，心中更加难过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呜咽不止，又道：“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，赶着回来向你禀报，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爷，也免得担心他给坏人欺侮。”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很好，我一定重重有赏。”

韦小宝眼泪还是不断流下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皇上待我已经好得很，我也不要什么赏赐了，只盼老皇爷平安，我们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。”他在神龙岛上走了这一遭，耳听得人高呼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”，丝毫不以为耻，不免脸皮练得更厚，拍马屁的功夫大有长进，但教讨人欢喜，言语更是夸张。

康熙言以为真，说道：“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。你说那个行颠和尚莽莽撞撞，甚是粗笨，父皇身边没个得力的人，好教人放心不下。小桂子，难得父皇这样喜欢你……”韦小宝听到这里，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心里暗暗叫苦：“啊哟！啊哟！这次老子要倒大霉，老子吹牛吹得过了份。”只听康熙续道：“……本来嘛，我身边也少不了你。不过做儿子的孝顺父亲，手边有什么东西，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。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，年纪虽小，却十分能干，对我父子都忠心耿耿……”韦小宝心中大叫：“乖乖龙的东，我的妈呀！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，宁可叫我坐牢。”

果然听得康熙说道：“这样罢，你上五台山去，出家做了和尚，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……”韦小宝听得局势紧急，不但要陪老和尚，自己还得做小和尚，大事之不妙，无以复加，不等他说完，忙道：“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，要我做和尚，这个……我可不干！”

康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也不是要你永远做和尚。只不过父皇既一心清修，你也做了和尚，服侍起来方便些。将来……将来……你要还俗，自也由得你。”言下之意，是说日后顺治老了，圆

寂归西，你不做和尚，谁也不会加以阻拦。

饶是韦小宝机变百出，这时却也束手无策，他虽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，但既出口差遣，倘若坚决不允，不但前功尽弃，说不定皇帝一翻脸，立即砍了自己脑袋，可不是好玩的，哭丧着脸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可又舍不得你……”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这一次却是半点不假，千真万确，乃是真哭，只不过并非为了忠君爱主之心，实在是不愿去当小和尚。

康熙大为感动，轻拍他肩头，温言道：“这样罢，你去做几年和尚，服侍我父皇，然后我另行派人来，接替你回到我身边，岂不是好？父皇不许我去朝见，我却是非去不可的。那时候你又可见到我了，也不用隔多久。小桂子，你乖乖的，听我吩咐，将来我给你一个好官做。”眼见韦小宝哭个不住，安慰他道：“你在庙里有空，就读书识字，以便日后做官，做个大官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将来做不做大官，管他妈的，眼前这个小和尚怕是做定了。”转念一想：“我到得五台山上，胡说八道一番，哄得老皇爷放我转来，也非难事。只说小皇帝没我服侍，吃不下饭，这次离开他一两个月，便瘦了好几斤，老皇爷爱惜儿子，定然命我回宫。”此计一生，便即慢慢收了哭声，说道：“你差我去办什么事，原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别说去做和尚，就是乌龟王八蛋，那也做了。皇上放心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服侍老皇爷，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强，长命百岁……还有……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”

康熙大喜，笑道：“你出京几个月，居然学问也长进了，成语用得不错。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这么久？不容易见到老皇爷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心想神龙岛之事，还是不说为妙，答道：“是啊，清凉寺的住持方丈，还有那位玉林老法师，说什么也不肯认庙里有老皇爷，我又不好点破，只得在庙上一座座庙里转来转去的做法

事，今天到显通寺去打醮，明天又到佛光寺放焰口。五台山几千个大和尚小和尚，我少说也识得了一千有零。若不是那些恶喇嘛来啰唆老皇爷，只怕我今天还在布施僧衣斋饭呢。”康熙笑道：“你这下可破费不少哪！花了的银子，都到内务府去领还罢。”他也不问数目，心想韦小宝立了大功，又肯去做小和尚，他爱开多少虚头，尽可自便。

不料韦小宝道：“不瞒皇上说，上次你派我去抄鳌拜的家，奴才是很有点儿好处的。当时不好意思跟你禀报。这次去五台山，见到老皇爷，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，明白对皇上什么坏事都不可做，于是把先前得的银子，都布施在庙里了，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些阴德，盼望菩萨保佑，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。这笔钱本来是皇上的，不用再领了。”心想你父子早日团圆，我也可少做几天小和尚；同时有了这番话，日后如果有人告发，说我抄鳌拜家时吞没巨款，此刻也已有了伏笔：“我早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，还追问什么？”

康熙一听，更是欢喜，连连点头，问道：“五台山好不好玩？”

当下韦小宝说了些五台山上的风景。康熙听得津津有味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先去，我不久就来。咱们总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宫，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还俗复位，那么在宫里清修，也是一样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那恐怕难得紧……”

忽听得书房门外靴声橐橐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怎么还不来跟我比武？”说着砰砰几声，用力推门。康熙脸露微笑，道：“开了门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是谁？难道是建宁公主？”走到门边，拔下门闩，打开房门。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女子一阵风般冲进来，说道：“皇帝哥哥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老是不来，怕了我啦，是不是？”韦

小宝见这少女十五六岁年纪，一张瓜子脸儿，薄薄的嘴唇，眉目灵动，颇有英气。

康熙笑道：“谁怕了你啦？我看你连我徒儿也打不过，怎配跟我动手。”那少女奇道：“你收了徒儿，那是谁？”康熙左眼向韦小宝一眨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徒儿小桂子，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。快来参见师姑建宁公主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果然是建宁公主。”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，五女夭殇，只有这位公主长大（按：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，顺治之妹。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。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，下嫁鳌拜之侄。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，学者通人不必深究），是皇太后亲生。韦小宝极怕皇太后，平时极少行近慈宁宫，公主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，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见到。他听了康熙的话，知道是他兄妹闹着玩，便即凑趣，笑嘻嘻的上前请安，说道：“师侄小桂子叩见师姑大人，师姑万福金……”

建宁公主嘻嘻一笑，突然间飞起一脚，正中韦小宝下颔。这一脚踢来，事先竟没半点朕兆，韦小宝又屈了一腿，躬身在她足边，却哪里避得开？他一句话没说完，下巴上突然给重重踢了一脚，下颔合上，登时咬住了舌头，只痛得他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叫出来，嘴巴开处，鲜血流了满襟。

康熙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建宁公主笑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的徒儿功夫脓包之极，我踢一脚试试他本事，他竟然避不开。我瞧你自己的武功，也不过如此了。”说着格格而笑。

韦小宝大怒，心中不知已骂了几十句“臭小娘，烂小娘”，可是身在皇宫，公主究是主子，又怎敢骂出一个字来？

康熙慰问韦小宝：“怎么？舌头咬伤了？痛得厉害么？”

韦小宝苦笑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”舌头咬伤，话也说不清楚了。

建宁公主学着他口音，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性命丢了大半条！”又笑了起来，拉住康熙的手：“来，咱们比武去。”

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，建宁公主看得有趣，缠着母亲也教，皇太后点拨了一些。她见母亲敷衍了事，远不及教哥哥那样用心，要强好胜，便去请宫中的侍卫教拳。东学几招，西学几式，练得两三年下来，竟也小有成就。前几日刚学了几招擒拿手，和几名侍卫试招，大家当然相让，个个装模作样，给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。她知众侍卫哄她高兴，反而不喜，便去约皇帝哥哥比武。康熙久不和韦小宝过招，手脚早已发痒，御妹有约，正好打上一架。

两人在小殿中动起手来。康熙半真半假，半让半不让，五场比试中赢了四场。建宁公主气不过，又去要母亲教招。皇太后重伤初愈，精神未复，将她撵了出来。她只得再找侍卫，又学了几招擒拿手，约好了康熙这天再打。

不料韦小宝回宫，长谈之下，康熙早将这场比武之约忘了。他得到父皇的确讯，悲喜交集，心神恍惚，哪里还有兴致和妹子闹玩，说道：“此刻我有要紧事情，没空跟你玩，你再去练练罢，过几天再比。”

建宁公主一双弯弯的眉毛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咱们江湖上英雄比武，死约会不见不散，你不来赴约，岂不让天下好汉耻笑于你？你不来比武，那就是认栽了。”这些江湖口吻，都是侍卫们教的。

康熙道：“好，算我栽了。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足踢北海蛟龙。”

建宁公主笑道：“足踢北海毛虫！”飞起一脚，又向韦小宝踢来。

韦小宝侧身闪避，她这一脚就踢了个空。她眼见皇帝今天是

不肯跟自己比武的了，侍卫们身材魁梧，倘若真打，自己定然打不过，这个小太监年纪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，身手又甚灵活，正好拿来试招，说道：“好！你师父怕了我，不敢动手，你跟我来。”

康熙向来对这活泼伶俐的妹子很是欢喜，不忍太扫她兴，吩咐：“小桂子，你去陪公主玩玩，明日再来侍候。”

建宁公主突然叫道：“皇帝哥哥，看招！”握起两个粉拳，“钟鼓齐鸣”，向康熙双太阳穴打去。康熙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举手一格，转腕侧身，变招“推窗望月”，在她背上轻轻一推。公主站立不定，向外跌了几步。

韦小宝嗤的一声笑。公主老羞成怒，骂道：“死太监，笑什么？”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右耳，将他拖出书房。韦小宝若要抵挡闪避，公主原是抓他不住，但终究不敢无礼，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。

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，直拉过一条长廊。书房外站着侍候的一大排侍卫、太监们见了，无不好笑，只是忌惮韦小宝的权势，谁也不敢笑出声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啦，快放手，你要到哪里，我跟着你去便是。”

公主道：“你这横行不法的大盗头子，今日给我拿住了，岂可轻易放手？我先行点了你的穴道再说。”伸出食指，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几下。她不会点穴，这几下自然是乱戳一气。韦小宝大叫：“点中穴道啦！”一交坐倒，目瞪口呆，就此不动。

公主又惊又喜，轻轻踢了他一脚，韦小宝毫不动弹。公主喝道：“起来！”韦小宝仍是不动。公主还道自己误打误撞，当真点中了他穴道，道：“我来给你解穴！”提足在他后腰一踢。韦小宝心道：“这臭小娘见解不开我的穴道，还要再踢。”当下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公主，你的点穴本领当真高明，只怕连皇上也不会。”公主道：“你这小太监奸滑得很，我几时会点穴了？”但他善伺人意，也自喜欢，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韦小宝跟随着她，来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间屋子。公主道：“闭上了门，别让人来偷拳学师。”韦小宝一笑，心道：“凭你这点微末功夫，有谁来偷拳学师了！”当即依言关门。公主拿起门闩，似是要递给他，突然之间，韦小宝耳边嘭的一声，头顶一阵剧痛，就此人事不知了。

待得醒转，睁眼只见公主笑吟吟的扭腰而立，说道：“窝囊废的，学武之人，讲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我打你这一下，你怎么不防备？还学什么武功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只觉头痛欲裂，忽然左眼中湿腻腻的，睁不开来，鼻中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才知道刚才已给这一门闩打得头破血流。

公主一摆门闩，喝道：“有种的，快起身再打。”呼的一声，又是一闩打在他肩头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跳起身来。公主挥门闩横扫，掠他脚骨。韦小宝侧身闪避，伸手去夺门闩。公主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门闩挑起，猛戳他胸口。韦小宝向左避让，不料那门闩翻了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打中了他右颊。

韦小宝眼前金星乱冒，踉跄几步。公主叫道：“你这绿林大盗，非得赶尽杀绝不可。”门闩猛力横扫，韦小宝扑地倒了。

公主大喜，举门闩往他后脑猛击而下。韦小宝只听得脑后风声劲急，大骇之下，身子急滚，砰的一声，门闩打在地下。公主大叫：“啊哟！”这一下使力太重，震得虎口剧痛，大怒之下，在他腰间重重一脚。韦小宝叫道：“投降，投降！不打了！”公主举门闩击落，这一下打中他小腹，拍的一声，幸好打中在他怀中所藏的五龙令上。韦小宝刚欲跃起，又摔了下来。公主一闩又是一闩，怒骂：“你这死太监，我要打你，你敢闪开？”

公主力气虽不大，但出手毫不容情，竟似要把他当场打死。韦小宝惊怒交集，奋力转身跃起。公主举门迎面打来，韦小宝左

手挡格，喀喇一响，臂骨险断。他心念急转：“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闹着玩，干么要打死我？啊！是了，她受了皇太后嘱咐，要取我性命！”

一想到此节，决不能再任由她殴打，右手食中两根手指“双龙抢珠”，疾往公主眼中戳去。公主“啊哟”一声，退了一步。韦小宝左足横扫，公主扑地倒了，大叫：“死太监，你真打么？”韦小宝夹手夺过门闩，便要往她头顶击落，只见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惧、又是恼怒的神色，心中一惊：“这是皇宫内院，我这一门闩打下去，那是大逆不道之事，除非将她杀了，用化尸粉化去，否则后患无穷。”这么一迟疑，手中高举的门闩便打不下去。

公主骂道：“死太监，拉我起来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她真要杀我，可也不容易。”当即伸左手拉她起来。公主道：“你武功不及我，只不过我不小心绊了一交而已。刚才你已叫过投降，怎地又打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不守武林中的规矩？”

韦小宝额头鲜血淋漓，迷住了眼睛，伸袖子去擦。公主笑道：“你打输了，没用东西。来，我给你擦擦血。”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手帕，走近几步。韦小宝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奴才可不敢当。”公主道：“咱们江湖上英雄好汉，须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使用手帕去抹他脸上血渍。韦小宝闻到她身上一阵幽香，心中微微一荡，此时两人相距甚近，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庞，皮色白腻，心想：“这小公主生得好俊！”

公主道：“转过身来，我瞧瞧你后脑的伤怎样。”韦小宝依言转身，心想：“先前我可是多疑了，原来小公主真是闹着玩的，只不过她好胜心强，出手不知轻重。”公主伸手轻轻抚摸他后脑的伤处，笑问：“痛得厉害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还好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韦小宝背心一阵剧痛，脚下被她一勾，俯跌在地。原来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蛮靴中的短刀，冷不防的忽施偷袭，左

足踏住他背脊，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，笑道：“痛得厉害么？你说‘还好’，那么再多戳几刀。”

韦小宝大骇，暗叫：“老子要归位！”背上有宝衣护身，短刀戳不进去，腿上这两刀也非重伤，却已痛得他死去活来，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“小怜横陈”脱身，一来先受伤，没了气力，一来这一招并未练熟，挣了一挣，想要从她胯下钻到她背后，但行动太慢，身子甫动，屁股上又吃了一刀，只听她格格笑道：“痛得厉害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厉害之极了。公主武功高强，我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。江湖上的……好汉，大英雄，捉住了人，一定饶他性命。”公主笑道：“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。”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，喝道：“你动一动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才半动也不动。”可是公主刚好坐在他伤口上，痛得不住呻吟。

公主解下他腰带，将他双足缚住，用刀割了他衣襟，又将他双手反剪缚住，笑道：“你是我的俘虏，咱们来练一招功夫，叫做……叫做‘诸葛亮七擒孟获’。”满清皇族人人对三国故事十分熟悉，《三国演义》她已看过三遍。韦小宝看过这戏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，诸葛亮擒孟获七擒七纵，建宁公主擒小桂子，只消一擒一纵。你一放我，我就不反了。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七倍。”公主道：“不成！诸葛亮要火烧藤甲兵。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我才不……不穿藤甲。”公主笑道：“那么烧你衣服也一样。”韦小宝大叫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公主怒道：“什么行不行的，诸葛亮要烧便烧，藤甲兵不得多言。”见桌上烛台旁放着火刀火石，当即打燃了火，点了蜡烛。韦小宝叫道：“诸葛亮并没有烧死孟获。你烧死了我，你就不是诸葛亮，你是曹操！”公主拈起他衣角，正要凑烛火过去点火，忽然见到他油光乌亮的辫子，心念一动，便用烛火去烧他辫尾。

火-经点^燃立时^上

头发极易着火，一经点燃，立时便烧了上去，嗤嗤声响，满屋焦臭。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，大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！曹操烧死诸葛亮啦！”
^{魂飞天外-大叫：}

公主握着他辫根，不住摇晃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是一根火把，好玩得紧。”

转眼之间，火头烧近，公主放脱了手。韦小宝顷刻间满头是火，危急中力气大增，一弹而起，挺头往公主怀里撞去。公主“啊哟”一声，退避不及，韦小宝已撞上她小腹，头上火焰竟然熄灭。公主双手扑打衣衫上焦灰断发，只觉小腹疼痛，又惊又恐，提足在韦小宝头上乱踢。踢得几下，韦小宝已晕了过去。

迷糊中忽觉全身伤口剧痛，醒了过来，发觉自己仰躺在地，胸口袒裸，衣衫、背心、内衣竟然都被解开了，公主左手抓着一把白色粉末，右手用短刀在他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伤口，将白粉撒入伤口。韦小宝大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公主笑道：“侍卫说，他们捉到了强盗恶贼，贼人不招，便在他伤口里加上些盐，痛得他大叫救命，那就非招不可。因此我随身带得有盐，专为对付你这等江湖大贼。”韦小宝但觉伤口中阵阵抽痛，大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，我招啦！”公主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脓包，这么快便招，有什么好玩？你要说：‘老子今日落在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。’我再割你几道伤口，盐放得多些，你再求饶，那才有趣哪。”韦小宝大怒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这臭小娘……喂喂，我不是骂你，我……我不是好汉，我招啦，我招啦！”

公主叹了口气，要将盐末丢掉，转念一想，却将盐末都撒在他伤口之中，正色道：“我是建宁派掌门人，武功天下第一，擒住了你这无恶不作的大盗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是江洋大盗，今日艺不如人，给武功天下第一的建宁派掌门人擒住，有死无

生。江湖上道得好：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在下既然服了，也就是了。”公主听他满口江湖汉子的言语，与张康年等侍卫说给她听的相同，心中就乐了，赞道：“这才对啦，既然要玩，就该玩得像。”

韦小宝心中“臭小娘、烂小娘”的痛骂，全身伤口痛入了骨髓，一时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来杀死自己，还是不过模拟江湖豪客行径，心想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，就算不过拿我玩耍，老子这条命还得送在她手里，忽然想起当日恐吓沐剑屏这条计策颇有效验，小姑娘们都怕鬼，当下强忍疼痛，说道：“老子忽然之间，又不服了。掌门老师，你如有种，就放了我，咱们再来比划比划。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强，不敢动手，那就一刀将我杀了。我变了冤鬼，白天跟在你背后，晚上钻在你被窝里，握住你脖子，吸你的血……”

公主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颤声道：“我杀你干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快放我！”公主道：“不放！死太监，你吓我。”拿起烛台，用烛火去烧他脸。

烛火烧上脸，嗤的一声，韦小宝吃痛，向后退，右肩奋力往她手臂撞去。公主手臂一动，烛台落地，烛火登时熄了。她大怒之下，提起门闩，又夹头夹脑向他打去。韦小宝疼痛难当，害怕之极：“这次再也活不成了。”大叫一声：“我死了。”假装已死，再也不动。

公主怒道：“你装死！快醒转来，陪我玩！”韦小宝毫不动弹。公主轻轻踢了他一脚，见他丝毫不动，柔声道：“好啦，我不打你了，你别死罢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死都死了，怎能不死？狗屁不通。”

公主拔下头发上的宝钗，在他脸上、颈中戳了几下，韦小宝忍痛不动。

公主柔声道：“求求你，你……你……别吓我，我……我不是

想打死你，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，大家玩儿，谁叫你……谁叫你这样脓包，打不过我……”突然察觉到韦小宝鼻中有轻微的呼吸之声，她心中一喜，伸手去摸他心口，只觉一颗心兀自跳动，笑道：“死太监，原来你没死。这一次饶了你，快睁开眼来。”

韦小宝仍然不动，公主却不再上他当了，喝道：“我挖出你的眼珠，教你死后变成个瞎鬼，找不到我。”拿起短刀，将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。韦小宝大惊，一个打滚，立即滚开。

公主怒道：“坏小鬼头，你又来吓我。我……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。”跳将过去，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，举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。

这一下可不是假装，她和身猛刺，刀势劲急，不但要戳瞎他眼睛，势必直刺入脑。韦小宝双腿急曲，膝盖向她胸口撞去，拍的一声，公主身子一晃，软软摔倒。

韦小宝大喜，弯了身子，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，先割开缚住双脚的衣襟，一站起身，便在公主头顶上重重踢了一脚，教她一时不得醒转，这才将匕首插入桌腿，转过身来，将缚住双手的腰带到刀锋上去轻轻擦动，只擦得两下，腰带便即断了。

他舒了一口长气，死里逃生，说不出的开心，身上到处是伤，痛得厉害，一时也不去理会，心想：“如何处置这臭小娘，倒是件天大的难事。听她口气，似乎当真是跟我玩耍，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杀我，干么见我装假死，反而害怕起来？可是小孩子玩耍，哪有玩得这么凶的？是了，她是公主，压根儿就没把太监宫女当人，人家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她只当是捏死一只蚂蚁。”越想越气，向她胸口又是一脚。

不料这一脚，却踢得她闭住的气息顺了。公主一声呻吟，醒了转来，慢慢支撑着站起，骂道：“死太监，你……”韦小宝正自恼怒，伸手拍拍两个耳光，当胸一拳，右足横扫，公主又即跌倒。他